

《不殇录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不殇录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202535

10位ISBN编号：7543202530

出版时间：1997年8月

出版社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

作者：金性尧

页数：30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不殇录》

内容概要

金性尧（1916-2007），笔名文载道，别号星屋，浙江定海人，著名古典文学学者。幼年就读天私塾，青年时代曾主编《鲁迅风》、《萧萧》、《文史》等杂志，并出版有《星屋小文》、《风土小记》、《文钞》等书。建国后，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。“文革”结束后至今，注释梓行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宋诗三百首》、《明诗三百首》及撰著《炉边诗话》、《一盞录》、《伸脚录》、《土中录》、《不殇录》、《饮河录》、《清代笔祸录》、《清代宫廷政变录》、《闭关录》等文史随笔，还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“诗词坊”丛书，并亲撰《闲坐说诗经》、《夜阑话韩柳》等。因他在“考评历史，议论诗文”方面的学术成就，被誉为“北季（羨林）、南金（性尧）”。...

《不殇录》

作者简介

金性尧，别号星屋，笔名文载道，定海人，1916年出生。原住定海北门金氏大宅，现内宅及后园8株杉树被舟山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他幼年就读于阮氏家塾，1934年至1935年，曾在《舟报》副刊上撰稿发表文章。抗战爆发后，全家迁至上海，主编《鲁迅风》、《萧萧》、《文史》，并出版《星屋小文》、《风土小记》、《文钞》。建国后，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；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出版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明诗三百首新注》、《炉边诗会》等；论著出版的有《伸脚录》、《清代笔祸录》、《清代宫廷政变录》、《饮马录》、《不殇录》、《土中录》等，系建国后所作文史随笔的结集。1988年，他又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诗词坊丛书，个人著作有《闲坐说诗经》、《夜阑话韩柳》等。

金性尧先生现为上海古典出版社编审，已辑录完成历年来在报刊上所作的读书笔记。他“考评历史，议论诗文”的学术成就，被誉为“北季(羨林)、南金(性尧)”。

《不殇录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没细看
- 2、当得上平和通达四字。

1、习惯了把阅读当作一门功课。而那些日常的课业却被弃置一旁——此时，我听得到它们的冷笑，看吧，命运的报复就要来了！但那又如何，“十年有恨千秋业，一日无书百岁殇”，我心里可是明明白白。近日读金性尧随笔集《不殇录》，书名原即取自陈老莲这句诗。《不殇录》近百篇随笔文章，谈诗论史评诗话说掌故，文字清隽，观点明晰，引言繁而有秩，读来一目了然。再要赞金先生文章，我却笨拙得不晓得说什么好，只觉“性情”二字当配得上。何谓性情？是否便象庾谢与李杜、陶潜与王孟、初唐与盛唐的比较，那诗歌气象一眼望去，各得各的气派；又如张问陶《论诗绝句》所云，“写出此身真阅历，好诗不过近人情”，笔底透露熨贴的人情暖意，拾来的一片色彩、一把线、一块青铜或一捧泥土，都和着自己生命的体验与气质。金先生文中好引言，那可不是“时时欲入考证”的“少性情”，相反，这些窃玉移花的点缀，愈显得其卧薪尝胆的真功夫，山花烂漫的真智识，西风碧树的真境界。开头几篇谈的是春秋战国时的女子：息夫人，夏姬，西施。后面的《后武则天时代》、《虢国夫人》、《李清照改嫁新说》、《由妻成妾的王三巧》，也兼谈了历朝女子命运。似乎金先生此类文章较多，读过他的小册子，谈六宫，谈亡国之君（当然也涵括了君王身边的女子）。一一读罢，感觉长了不少见识。例如写息夫人、虢国夫人的文字，诗文掌故娓娓道来，十分有趣。《左传》里记载了息夫人的故事：楚王发动战争掠息夫人归楚，息夫人却始终不愿开口说话，楚王质问她，对曰，“吾一妇人而事二夫，纵勿能死，其又奚言？”清朝邓汉仪有《题息夫人庙》为传诵名篇：“楚宫慵扫黛眉新，只自无言对青春。千古艰难唯一死，伤心岂独息夫人。”读金先生录的几则诗话，知道邓氏原借此诗讽刺“某公于明亡后殉节，不从”。韦庄、杜牧、王维均有题息夫人的诗歌，作者也兴致盎然比较一番，因杜牧将息夫人与金谷园绿珠坠楼相比较，而怨杜诗责之太甚：“她自己已经有‘吾一妇人而事二夫’的内疚之感，还非要她丧命不可么？”至于虢国夫人，唐人张祜的《集灵台》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娥眉朝至尊。”足可见其跋扈妖冶之姿。金先生却道出个有趣现象：如此一个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女子，诗人画家的笔底却象培植鲜花似的宠着她，“使她成为雍容华贵、摇曳生姿、激发美感的国色，并从她淡扫娥眉的媚情上取得性心理的满足……”其实，最显金先生观点的是他在谈息夫人文末所引的花蕊夫人的两句诗：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——历史不该只从男人的鼻孔里出气呵。凡事最要紧的莫过于“性命”二字。《不殇录》中颇多关乎人性命的随笔，从西汉杨恽被腰斩、东晋的“伯任由我而死”，到明朝的权臣才子被杀、清朝的笔祸滥觞，杀气弥漫，读来如何不叫人心惊肉跳！庆幸唐朝时政要温和些，对有影响的士大夫不那么敢杀。不论如何，杜甫怀李白还有两句诗说，“国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”杜甫《梦李白》之一开头两句“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”死别还是生离，诗句未交代清楚，故不好解。金先生注《唐诗三百首》时说，“意谓已为死别而吞声了，如今又为生别而常常悲伤。”后来在随笔中补充道，此句正表现了杜甫当时的心理背景：“他不知道李白究竟是否还活着？因而觉得如果是死别，已经够令人吞声了，如果是生别，也是永远令人牵挂的。”写金圣叹哭庙案而遭祸，作者录了金圣叹《绝命词》三首，分别写给叔伯兄弟金昌，儿子金雍，和普天下赏识自己的“弥天大人”。金圣叹真把儿子当读书种子，死生永诀，这一首“于旷达中倍觉沉痛”：“与汝为亲妙在疏，如形随影只于书。今朝疏到无疏地，无着无亲果宴如。”既隔幽明，真的疏无可疏了。金性尧不禁叹息道，“五三之年，毕生心事，几尽于此《绝命词》中，但这也只有读书人才有这种难了之情。”“五三之年”，指金圣叹大限之至，仅五十三岁。金圣叹为异才，“词颇凄清，又见性情”，“有才气，有慧眼，也可列入性灵派。”但金性尧对他的“解诗”却颇不以为然，认为多有穿凿处，圣叹曾说：“诗非异物，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祸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……”但他评杜诗的方法，却完全背道而驰了。接下来，金性尧录了几段“圣叹评云”，对圣叹扬才露己，必欲出人头地、彰显才学的毛病略加点析，只需片言便入理清透，叫人信服。文末一句金性尧说：“士人中八股的毒，有的是有形的，有的是无形的、不自觉的，习焉不察，魔法无边。”独到，也着实精当。虽然指摘的是圣叹评杜诗、评《水浒》，但我们今天作文作评不也应时时体察。金性尧谈诗、评诗话的文章真是大气。历代诗歌、诗话，于金先生便如临水照花，如何的好，如何的不好，明明白白入眼，清清平平入笔，读者读来亦觉舒服欢喜。《诗经·静女》、《玉台新咏》、捣衣诗、早朝诗、义山无题诗、简斋诗、严嵩诗、竟陵派……历史的诗歌脉络，仿佛金先生后花园的曲径幽路，沿途好风光他都拈得，都识得，也都愿拿来与人分享。金先生喜欢陈与义（号简斋）《初夏游八关诗》末两句：“扶鞍不得上，新月水中生。”有刘辰翁评云：“甚无紧要，甚未易得。”真是！金先生也评“辰翁评云”：“刘君慧眼，亦能

《不殇录》

于无紧要处拾得，便成无趣之趣。”——那跌宕岁月里“无紧要”的趣味，也即如此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吧。说到诗歌，金先生也有憾事。六十年代初期，刘拜山、富寿荪两位选评的《千首唐人绝句》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审阅，希望出版，结果被退回。“谁退的？主要是我。”入选诗篇很精彩，都有人情味，但某种大环境下人要虚伪些——“所抒之情，大都又是凄清惆怅，虚无消沉，连诗中的空气都是凉悠悠的”要一概抛弃，允许的只能是雄赳赳气昂昂，“不怕天崩地裂，鬼哭神号”，“政治标准如高屋建筑，唯此为大”。虽然后来《千首唐人绝句》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金先生仍心存愧念，惜叹着“伯仁由我而死”。《不殇录》后几篇有谈金先生亲身阅历。《堕甑录》藉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阅历收藏谈了中国期刊发展。《燕京学报》、《语丝》都是金先生曾费心收藏的，点滴文字间也窥见寻书的辛酸与欢乐。“我收藏的杂志中，有两种是我时常怀念的……”为什么说是“时常怀念”呢？——“1968年时，半日之内，四大皆空。覆巢之下，连人的生命也可于一夜之间窒息，遑论无生命的图书。”这是附记中的小字，读之却如晴天霹雳！金先生忆后汉孟敏荷甑堕地，不顾而去，郭太见而问其意，对曰：“甑已破矣，视之何益？”原来《堕甑录》一文即取名于此，借以解嘲。但大恋所存，密结何以忘情？金先生将《明诗三百首》选注完毕，交给出版社，后看到清样时，不禁想起张继诗句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只觉举目篷窗，旅情万斛，顿生忽如远行客恍惚之意。韩偓《息兵》两句诗说，“正当困辱殊轻生，已过艰危却恋生”，金先生别有感慨。在注陈老莲诗画时，一首《失题》七律的颔联云：“不死如何销岁月，聊生况复减青春。”金先生也说常默诵，苦于无法解脱。放不下，不洒脱，也好，也好，盼只盼如此。真愿老天也莫放得下——且让一艘客舟顺风顺水，垂杨旅程，再多得些桨声灯影里的情趣。于我们读者那更是幸事——还可多得些那也近性情也近诗的精妙文字，玩味摩挲，仿佛历史也就是指间的事情了。

2、是一位朋友送来的，他特意从北京带来，然后又被我转送给一位比我还喜欢金先生作品的人。与受书的朋友许久不联系，不知此书今何在

《不殇录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